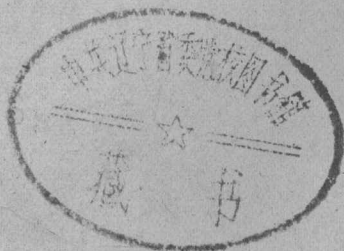


齊東野語
四



齊東野語

(四)



周密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齊 東 野 語
四 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周

密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齊東野語後序（据津逮祕書本補）

愛憎出乎一時之見。是非定於千載之下。紀事之難。尙矣。宋周公謹齊東野語一編。多載南渡以後時事。據其耳目聞見。與實錄互有同異。予得而細閱之。中間可喜可愕。可慨可懲處殊甚。卽欲壽梓。與遠識者評之。客有見而言曰。是編文辭辯博甚善。顧所書苻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文。若唐陳之隙。生母之服。則晦菴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刻則請去數事。何如。予爲之憮然。夫一時之見未定。固也。千載之下。猶有所顧忌而弗之承。是非於何而始定哉。瞽瞍頑嚚。鯀以殛死。述典謨者。略不爲堯舜諱。假令今作周孔傳。則於命管蔡。評魯昭諸篇。悉削除不錄矣。自非聖人。誰能無過。昔人不以一眚掩大德。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觀過知仁。是已。嘗怪實錄一朝臣相列傳。多就其家取行狀牌銘贈記贊述。稍加粉飾。卽爲直筆。夫卽文字之褒揚。儘士夫之稱述。則其人品制行。皆古聖之所不能爲者。而獨爲之。而聖賢光明俊偉事業。獨不見於後世。豈非紀事之不足憑哉。客不能難。爰命工刊成。掇其語廁之末簡。正德十年孟夏月吉旦。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鳳陽府知府朱陽胡文璧書。

齊東野語後序（据津逮祕書本補）

士君子之述作。不關於世教無益也。杲嘗觀宋周公謹齊東野語所錄。首之以淳熙之政。見阜陵足以有爲。而忠臣孝子之心。庶幾其物也。次歷富平淮西苻離諸篇。則當時事勢誠有可爲流涕長太息者矣。大抵宋季士大夫議論多而成效少。小有得失。彼此相軋。若聚訟然。是知國勢之不競。不當專責之秦史賈韓輩也。故是書正以補史傳之缺。不溢美。不隱惡。國家之盛衰。人才之進退。斯文之興喪。議論之是非。種種可辨。闡幽微於既往。示懲勸於將來。其有裨於世教也。豈小小哉。嗚呼。公謹之用心可知矣。下至詞章技藝之屬。靡不具載。譬若兪緩藥籠中物。無一不切中膏肓。殆非皮膚孟浪語也。顧傳寫既久。魚魯滋多。我郡伯石亭胡公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命杲姑鋟諸梓。將與有志於世教者共訂焉。嗚呼。我公之用心又可知矣。僭述諸後。以志歲月。

正德乙亥歲孟夏之吉。直隸鳳陽府臨淮縣知縣臨安盛杲書。

公謹因曾大父扈蹕南渡。僑居癸辛里。遂作癸辛雜識。其先居齊之華不注山。因其大人云。身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又作齊東塾語。大概皆據其內外兩大父私記有裨文獻者。損益彙粹。積二十卷。其自序云。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藥不可刪。三言蔽之矣。向見坊本混二書爲一。十失其半。余故各各全梓。以質賞鑒家。荊其是非。庶幾公謹一段反本藥俗之懷。犁然于弁陽歷山兩地云。藥

齊東野語卷十六

三高亭記改本

三高亭天下絕景也。石湖老仙一記，亦天下奇筆也。余嘗見當時手藁，措摩抉剔，如洗玉浣錦，信前輩作文不憚於改如此。因詳書於此，與同志評之。記云：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鷗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者不並世，而鷗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殫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烝嘗，以夸於四方。若曰：吾東家邱（按津逮本邱皆作丘，不備註）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於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勝絕，乃築堂於其上，告遷於像而奠焉。又屬郡人石湖范成大爲之辭。（識噫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論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思思過半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尸祝而社稷莫之能說）宴安流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某何足以述之。然怪獨嘗屈平既以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隱士，（淮南小山猶爲作隱士之賦）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煙艇，飄忽晦明，意必

往來其間。某何足以見之故效。

援

小山

故事

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曰。若有人兮扁舟。泛

懶

亂五湖兮。

遠遊衆芳媚兮高邱。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波浪白。

吹澤

蕩搖空明兮南北一色。

浪波稽天兮

鏡萬里。

蕩空碧兮鞭魚龍。列星刻刻兮一下其孤篷。渺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

君之游兮

獵獵虹梁千丈

兮

雲海悠悠我思

戰爭

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

蟻棹

仙之人兮壽無涯。樂哉垂缸兮去復

來

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

方

樂莫樂兮

美無

吾之士。膾脩鱸兮雪飛。登菰蓴兮莖之。水仙濱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

驅疾霆兮

息

奔雲宛一息

江之

濱

頽倒景兮揮碧寥。娛宴息兮江之臯。菰蘋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一人兮

北江

之渚。披雪而晞兮。類煙雨。綠蔬兮莎棘。歲婉晚兮何以續君食。餽五鼎兮腥腐。羞三

石

泉兮終古。

鳥

飛兮擇君屋。歸來故墟兮。波訪故人兮安在。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泐兮生

兮

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鄰曲。山川良是兮邱壠多稼田。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不見

初艸

何以知後作之工。觀前輩著述而探其用意。改定思過半矣。攻媿有讀三高祠記詩曰。三高之風天

與高

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之後無此作。具區笠澤空寥寥。幾從垂虹蕩雙漿。寓目滄波獨招悵。筆端不

倒三峽流

欲遽招之恐長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袍磊落吞江湖。瑰詞三章妙天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

來誦詩

凜生氣。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獨釣鱸魚。茶竈筆牀歸甫里。先生固是邱壑人。只今方迫功與

名

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

名

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

名

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

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

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

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

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

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

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

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

理煙艇時范公方爲吏部郎也。

昆命元龜辨證本末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冑。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思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以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制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易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尙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

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展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于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資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攷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允執其中爲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卽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此事葉靖逸雖載之聞見錄略甚今因詳書本末云

詩道否泰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小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爲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縝後遂易爲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

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擢置館閣焉。寶慶間。李知孝爲言。官與會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事一聯爲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初劉詩云。夜月池臺王傳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今所改句。以爲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爲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於是江湖以詩爲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之子宅之壻趙汝祿。頗喜談詩。引致黃簡。黃中。吳仲孚諸人。泊趙崇劬進明堂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昌矣。

賈島佛

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蓋酸鹹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著書立言。正不必求合於一時。後世有揚子雲。將自知之。

菊花新曲破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爲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爲恨。旣而稱疾告歸。(按津逮本)官者陳源以厚禮聘歸。蓄於西湖之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屢不稱旨。提舉官關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奏曰。此事非菊部頭不可。上遂令宣喚。於是再入掖禁。陳遂感悵成疾。有

某士者頗知其事。演而爲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其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作也。陳每聞歌。輒淚下不勝情。未幾物故。園後歸重華宮。改名小隱園。孝宗朝撥賜張貴妃爲永寧崇福寺云。

潘陳同母

陳了翁之父尙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卽見還。旣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事見羅春伯聞見錄。

省狀元同郡

掄魁省元同郡。自昔以爲盛事。熙寧癸丑。省元邵剛。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丁未。省元湯璠。狀元王容。皆長沙人。紹熙癸丑。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皆婺州人。紹熙庚戌。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皆三山人。寶慶丙戌。省元趙時觀。狀元王會龍。皆天台人。紹定己丑。（按津逮本作酉）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皆福人。至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羨。以爲希闊之事。時外舅楊彥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旣以爲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爲至榮。二公不欲其成。各以書爲謝。且辭焉。彥瞻答之。略云。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及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闔

路駢陌如堵牆。旣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嫺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讎者亦茹恥羞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局鑄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按津逮本作窮）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兼并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也。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不以僕之言爲然則已。若以爲然。則是扁之揭。可以無愧矣。前之不賀者。必將先衆人而賀矣。今冠南宮者。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二公得書爲之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留以功業顯。或者此書有以啓發之乎。

金剛鑽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鑄鏤之具。必用所謂金剛鑽者。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如石。相傳產西域諸國。或謂出回紇國。往往得之河北沙磧間。鷺鳥海東青所遺糞中。然竟莫知爲何物也。蓋天下至堅者。莫如玉。古者惟鋸鐸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用。乃與鋸鐸均。其堅可知矣。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傳奕方臥病。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惟羚羊角能破。汝可往擊之。果

應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亦罕知者矣。

多藏之戒

王黼盛時。庫中黃雀鮮。自地積至棟。凡滿二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童貫既敗。籍其家。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傳紀載之。以爲談柄。近者官籍賈似道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官吏以爲不可久留。難載賬目。遂輦棄湖中。軍卒輩或乘時竊出。則他物稱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領軍鞋一屋。不足多也。

理度議諡

理宗未祔。議諡。朝堂或擬曰景曰淳曰成曰文。(按津逮本作允)最後曰禮。議既定矣。或謂與亡金僞諡同。且古有婦人號禮宗者。遂易之。(按津逮本作擬)曰理。蓋以聖性崇尚理學。而天下道理最大。於是人無間言。而不知理字析文取義。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謂請諡於天矣。度宗初議諡。或擬純字。則謂有屯之象。或擬實字。則宗實乃英宗舊名。或擬正字。則有一止之嫌。後遂定爲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因漢國長公主在先朝已諡端孝。今與廟號上下字暗合。豈偶然哉。理宗生母全夫人。諡慈憲。殊不知僞齊劉豫母亦諡慈憲。當然攷不及此。何耶。

謝太后

壽和謝太后方選進時。史衛王夜夢謝魯王。深甫衣金紫求見。致禱再三。以孫女爲託。及明。則謝后至。是

歲天台郡元夕有鵲巢燈山間。衆頗驚異。識者以爲鵲巢乃后妃之祥。是歲謝果正中宮之位。咸淳間。福邸涼堂初成。有鵲巢於前廡。賓客交慶。至有形之歌詩者。殊不知野鳥入室。不祥莫甚。安得與前事爲比云。

北令邦

澠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嘗攜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櫛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極肥腴。甚畏日。爲隙光所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毗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味若狔而脆。契丹以爲珍膳。數說皆微有異同。要之卽此一物。亦竹狸獠狸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降仙

降仙之事。人多疑爲持箕者狡獪。以愚旁觀。或宿構詩文。託爲仙語。其實不然。不過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諸舅喜爲此。（按津逮本有戲字）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粗可讀。至於書體文勢。亦各近似其人。一日元慈舅諸姬戲以紈扇求詩。遂各題小詞於上。仍寓姬之名於內。行草相間。有可觀者。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艸爲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按津逮本作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

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友有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於杭汴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雨更番雲。或以功名爲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間日。北履南鞭。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識也。又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善此。時先君需清湘次。因至外塾觀子弟捧箕。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謝公樓上春光好。五馬行春人未老。鬱孤臺上墨未乾。手捧詔書入黃道。先子爲一笑。然莫知爲何等語也。未幾。易守臨汀。首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三百青銅買一斗者。與前語適符。然鬱孤臺以後語。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遇詔歲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醺飲。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時人號爲辨八煞。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如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嚙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又聞李和父云。向嘗於

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猩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靈。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讀爲之淒然。

文莊公滑稽

外大父文莊章公。自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汛掃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譏其齷齪無遠志。一日。大書素屏云。陳蕃不事一室。而欲掃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爲矣。識者知其不凡。後入太學。爲集正。嘗置酒。揭饌單於爐亭。品目多異。其間有大鵬卵者。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餽飭大盤中。衆皆駭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鳧彈數十。黃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猪胞。以白實之。再蒸而成。嘗迎駕於鶴橋。戲以書句爲隱語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衆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表柱木鶴耳。其他善戲多類此。其後居兩制。登政地。有嘉林集百卷。間作小詞。極有思致。先妣能口誦數闕。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闌紅。芍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莫沉吟。身閑無箇事。且登臨。舊遊何處不堪尋。無尋處。惟有少年心。今家集已不復存。而外家凋謝殆盡。暇日追憶書之。以寄余凱風寒泉之思云。

腹腴

余讀杜詩。偏勸腹腴愧少年。喜其知味。坡詩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黃詩亦云。故園漁友膾腹腴。又云。飛雪堆盤膾腹腴。按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註云。腴。腹下也。周禮疏。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

昭所貴引以證臙臙亦腹腴。前漢九州膏腴。師古註云。腹下肥白曰腴。

睡

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以（按津逮本作此）爲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說。晦庵偶未之記耳。

性所不喜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太（按津逮本作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尙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黃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黃帝鍼經曰。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